

绝

精

绝

妙

奇

事

下

奇人绝事
百年大观

野莽 主编

漓江出版社



奇人绝事 百年大观

野莽主编

绝事

下

I247.7
1479
.3

I247.7
1479
.3

SBN 53/03

漓江出版社



下
卷
目
录

活鬼		张宇	(1341)
盖儿爷		李佩甫	(1407)
白山		王家男	(1424)
杀手		姜贻斌	(1442)
名丑		姜贻斌	(1490)
鬼哭四		姜贻斌	(1535)
中国气功		野莽	(1579)
乌山人物(十一题)		野莽	(1604)
神枪绝唱		夫丑人	
故事		烂舌	
捉贼填命		壁画	
边陲远镇		星竹	(1667)
枪镇		星竹	(1712)
商业街		星竹	(1759)
拐脚马		海鸣	(1788)
痴鸟		海鸣	(1811)
寻常高人		陈铁军	(1841)
高人		陈铁军	(1863)
琴韵三事		黄建华	(1878)
街坊		黄建华	(1912)
赌金		胡平	(1928)

活 鬼

张 宇

漫漫长长一生，飘飘零零一世；明明白白是一个人，又似似乎乎像一个“鬼”。荒唐之中说荒唐，且又阴差阳错。人乎？鬼乎？鬼乎？人乎？

—

旧社会有三教九流。

三教是：儒教、道教、佛教。

九流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

九流又分上中下三等。

上九流是：一流佛祖二流天，三流皇上四流官，五流阁老六宰相，七进八举九解元。（进是进士。举是举人。）

中九流是：一流秀才二流医，三流丹青四流

皮，五流弹唱六流金，七僧八道九琴棋。（丹青指画家。皮指皮影。金指卜卦算命之人。）

下九流是：一流高台二流吹，三流马戏四流推，五流池子六搓背，七修八配九娼妓。（高台指唱戏的。吹指吹鼓手。推是剃头佬之类。修指修脚。配指配种。）

不过，三教九流，对山里的百姓来说，太高太远的巴结不上，一般都尊敬读书人。侯七上学时，爹就交待他：“娃子，好好念书，书里头有大白肉蒸馍。”娘也嘱咐：“等你上学认了字儿，过年写对联再不用黑碗底砍圈儿。”

但侯七生就一个流逛蛋，枣树解板儿不是大料。在学校学不进去，先生老揪他的耳朵。放学回来也是惹祸妖精，尿到人家小娃的鞋洞里，屙在人家倭瓜里，邻居街坊三天两头上门告状。爹娘也就心凉了：“命里没有不强求，仰板儿脚尿尿，他想流到哪儿算哪儿吧。”

但侯七却不这样悲观。正经书看不进去，闲书倒看了不少。古来多少英雄豪杰，有几个念书成气候？大都是杀人放火，拉起人马占山为王。他就想啥时候俺长大了，也一条枪打出去，就占永宁城背靠的闯王坡为王，抢两个好看的闺女做押寨夫人，那该有多好。

永宁县，旧社会土匪多如牛毛。不少土匪头子让国民党收编以后，都封个营长、团长的官儿。侯七就觉得要想出人头地先要当土匪。怎奈年龄还小，干不了杀人放火的勾当，干急。能干什么呢？看准机会就揪人家的头发摸人家的脸。女孩儿哭着骂他不要脸，他就说：“休要无礼，为王我抬举你，不要不识好歹。”女孩儿如果再骂，他就要无赖：“你们骂吧，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臭布袋。我算过卦，先生说我这辈子是怕老婆的命。”

人对脾气狗对毛，流逛蛋结交流逛蛋。侯七专找些调皮学生烧香换帖，给先生捣蛋。有次写周记，侯七故意胡乱写：“昨天晚上，躺在床上，听得楼上，叮叮当当，点灯一看，原来老鼠在打仗。”学校里搞课外活动，让编写些谜语。李五不知从哪儿弄来几句脏话，问侯七敢不敢交给先生。侯七说咋不敢！提笔抄写一遍就交了上去。那四句是：“黑山林中一老翁，整日飞走在空中，虽说不是神仙位，神仙造死它造生。”末了还注上“打一扁”。气得先生大发脾气，给他记了一过。

书读不进去，却爱唱戏看戏。没有道具，就弄些荆条缠上花布当马鞭子。拿个牛笼嘴糊上纸，染上黑，绑两块铲锅刀样儿的纸片，就做成了官帽。校内校外，胡唱大吼，一千人就说：“早晚也是下九流的坏子。发不粗，长不大。”

那年夏天，崔兰田的戏来永宁同乐台唱。上学的时候侯七就拐到戏场儿看地形，夜黑里好上树骑墙头。到戏场一看，场子中间却栽了些木杆子，又绑些横杆儿，戏场儿正心里围成了一个方格子，格子里摆几把太师椅。不像过去大地主祭祖看戏搭的神棚，又不像城里人看戏坐的包厢。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叫县政府老爷们看戏坐的。他火了，日你妈，老百姓掏钱儿，叫你们这些狗日的坐正中，美死你们哩！上晚自习的时候，他就串通那些朋友，要去闹事儿。下罢晚自习，他们就翻墙过去，串胡同混进了戏场儿。每个人都带一把小刀，别在腰间。先在人群里挤，挤到中间就掏出刀子，把绑在横杆上的绳子割断，一下把杆子推倒，专门捣乱叫县政府老爷们看不成戏。

县太爷看戏，警察局长王鹏举亲自带着人维持秩序。发现有人捣乱，就是看不准哪一个，看见一个也挤不过去。没法子，就让警察局的黑狗们举起手里的棍子乱抽乱打。侯七他们抱成团，说挤都用劲挤，前边一倒一大片。顿时，娃子叫爹，闺女

喊娘，戏场乱成了一窝蜂。

侯七他们这一伙里的大个子杨忠信，脾气野，上去一把抓住黑狗手里的棍子：“奶奶的，你打谁哩？”一用劲把棍子夺了过来。侯七看着把事儿闹大了，高兴极了，冷不防把杆长枪也夺过来踩在脚下。警察局长王鹏举急了，往天上打了一枪，这算把戏场打炸了。人群一股子一股子往外窜。戏子们也在台子上吓得乱叫喊。

枪一响，侯七怯了，看着不对，就吆喝着往外溜。黑狗挤过来抓他，他顺手抓了一个老头的帽子往头上一扣，挤出了戏场儿。等逃回学校，才知道就跑回来他一个人。娘的，把弟兄们扔了算什么好汉！心里一动，敲响了集合钟，看着先生和学生们都窜了出来，他就大喊大叫：“警察局在戏场无理抓人，把杨忠信和李五抓走了。”其实，他也不知道杨忠信和李五是否被抓，只因事急，就胡乱叫喊。

那时候的学生们最爱闹事儿，一呼百应。侯七在前头喝一声：“有种的跟我来，去救学友呀！”后边就跟了一大群。谁知道跑到半路就截住了他们，杨忠信根本没叫逮住，只扭住了李五，也马上放了。因为王鹏举新近搞上了李五的姐姐，正打得火热，姐姐一出头求情，就放了人。并且，就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事后竟然也没有追查。

闹了这么一回，侯七算出了大风头。都说他是英雄好汉，早晚要出人头地。他也自觉不同凡人，连王二爷贵姓也不知道了，对一群换帖拜把子弟兄胡吹乱擂：“天下就是这样打出来的，你们只要跟着我好好干，将来我发了迹，给你们都弄个省长县长干干。”一群娃子也指天发誓，要跟着侯七闯天下。石心太还口口声声叫他万岁爷。他也被捧得晕晕乎乎，觉得从此就要发迹了。哪料到过了两个星期，学校里忽然贴出布告，把他

开除了。

侯七背着书包和铺盖卷回到家里，爹娘垂头丧气埋怨他不争气。他却气昂昂地说：“你们知道个啥？自古贵人多遭难。开除算什么！书上恁些英雄豪杰哪个不是充军的充军、发配的发配？实话给你们讲，不光开除，我还想坐牢呢。受的磨难越大，将来当的官才能越高。”

不久，日本人来了。一千人跑老日进了南山。侯七把爹娘送到山上，回身就走。娘问他：“娃子，你还去哪儿？”侯七说：“你们别管我。如今是乱世之年，正好闯人物。等我发迹当了大官儿，好来接你们回去享荣华富贵。”

娘死活拉住他的手不放：“侯七呀侯七，日本人杀人放火，全都是些黑心烂肝肺。枪子儿不长眼，你回去就没命了。抗日叫别人去吧，啊？咱中国恁些人不缺你一个。”爹叹口气把娘的手掰开：“叫他去吧。我咋看他都像是天上的螃蟹下凡，就叫他去任意横行吧。不能留芳后世，能遗臭万年也不亏他来世上走这一遭。”

二

日本鬼子侵占洛阳之后，向西进了伏牛山。麦黄梢儿时把大洋马牵进了永宁县城。日本人打的是太阳旗，永宁百姓就咒他们，洛阳洛阳，鬼子天数已尽，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

国民党官兵欺压百姓倒还有勇有谋，见了鬼子却像老鼠见猫，逃的逃了，散的散了，留下的便做了汉奸。原来的县警察局长王鹏举，摇身一变，换了顶帽子，当了便衣队长，拿着日本鬼子的屁股壮他的脸，伸长舌头舔鬼子的屁股沟子。仗着鬼子

的胆，把往日偷情的女人干脆接到队部里，明铺暗盖，禽兽不如。看着走狗耀武扬威，老百姓气得头发梢儿疼，骂得他八辈子祖宗在老坟里乱蹦。王鹏举的老爹知书达理，极要脸面，在街里让一千人吐了一脸唾沫，丢人不下，回家去一根细麻绳引他上了奈何桥。

但是，日本鬼子再厉害，永宁人岂是好欺侮的？早恼了山里百姓。日你妈，中央军还不敢欺我永宁，你他妈外国人还敢来俺永宁拉屎屙尿？欺天了！揍你个狗日的！大土匪头子程守文竖起大旗，成立了抗日人民自卫军。鬼子占洛河北，他就占洛河南，与鬼子势不两立。打了几仗，却也见胜见负，大长永宁人志气。程守文就吆喝：“我想着日本人的脑袋是铁打铜铸的，刀枪不入。原来也他妈是人做的，割下来照样当尿壶。”

眼看着日本人像霜打的草，没有几天阳寿。王鹏举有点后悔了，一天，他把李五叫来说：“只想着叫你姐跟着我享福，谁知道前头的路是黑的？我这辈子老是不顺，靠山山崩，靠水水流，靠树树歪。趁早，抓几个钱在手里才保险。我手里有批货想出手，你能不能找个人弄出去？”

自从李五的姐姐当了王鹏举的小老婆以后，李五总想靠姐夫的权势谋点事儿干干。王鹏举差点把他弄进汉奸队，还是这女人挡住了。她对李五说：“兄弟你小，别乱扑腾，舍上姐姐一个人吧。万一你一脚踩空，咱李家就没指望了。”李五这才没有染指。如今姐夫找他谈买卖，他当然有兴趣。

“姐夫，啥货？枪还是土？”

“不是枪也不是土。是啥货，你姐对我有交待，不叫你知道。万一我叫人打死了，你姐也有人照应。”

李五想了想说：“姐夫不说，是向着我。只是这货要哪号人才能出手？”

“泼皮胆大，心眼多的主儿。”

“有了。”李五一拍大腿，“我有个同学叫侯七，阎王爷的鼻疙瘩他也敢摸。”

当天晚上，侯七被李五拐进了便衣队。进了王鹏举内室，正遇上了李五的姐姐。都是一个街的熟人，她忙让烟让茶，一会儿眯眼笑笑就躲出去了。侯七心里犯疑，别他妈叫我当汉奸，我可不干这卖屁股不要脸的勾当。

“侯七，我听人讲，你这小伙子讲义气，好朋友。”

听到夸他讲义气，侯七眉飞色舞起来：“你这么说，我也不吹。若论朋友行，谁不知道我侯七？”说罢他觉得有点空，想举那次闹戏场的事儿做活例，一想面前是王鹏举，便卷了舌头。

王鹏举像个耍猴儿的，敲着锣叫侯七爬杆儿，说了一大堆奉承话，把侯七捧得上天了。末了才递给他几页纸，让他过河去，到洛河南岸送给程守文，并补充说：“这可是一大堆活钱儿，拿回来咱们平分。”

侯七觉得蹊跷，展开一看，脸差点变了颜色。是啥？是情报。上头写着日本鬼子的数目，活动规律，便衣队的编制，等等。

“侯七，你大着胆要价。这货，要多少，程守文出多少。是弄家儿，他连价都不还。”

“……”

看着侯七一声不语，王鹏举冷冷笑几声。侯七忽然醒过来，这种事一旦说破，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干不干身后都有枪口对着后脑壳。干！娘的，干成了是一堆活钱儿。干不成败露出去也落个抗日英雄。

第二天，侯七大摇大摆出了永宁县城。他虽然泼皮，并不粗心。离家走时专门穿了身脏衣裳，过河时又对船家叫苦连

天，说付不起船钱，只留下两个蒸馍。不是他坑人，只怕露出身份，让洛河上的刀客劫了他。连程守文的面都没见，就叫人害了性命，那就太亏了。

程守文的司令部扎在范村。过洛河后要走二十来里路才能到达。侯七一路走一路盘算，见了程守文不要慌，应该一份一份往外拿，不能一下全亮出来。亮货之前，要先讲好价钱，撩起衣襟把指头捏清楚。如果程守文大方，主要情报还的价钱大，就应该把次要的情报白送给他。像卖红薯的一样，买了大的，添个小的。如果程守文一个钱儿不给咋办？日他妈，就是一个钱儿不给有什么要紧？白送给程守文也算我一份见面礼。反正是中国人打日本人，跟他妈汉奸王鹏举讲什么朋友不朋友！程守文要看我能干，说不定还封我个官儿呢。

过去洛河第一个村庄是陈宋。坡上的庄稼地里，收麦后已经开犁，一千人都在种秋。有的穿着小汗褂儿，有的光着黑脊梁，汗珠子在脊背上滚着。这年头老百姓还能这么消停种地，真不容易。侯七走得热了，把褂子脱下在手里晃着，忍不住唱开了路戏儿：

“下朝来一边走一边长叹，

想起了朝中事愁锁眉间，

宋王爷——”

“宋王爷”刚刚唱出口，正把嗓门往上调，从上崖地跳下几个人，一块黑布蒙住了他的眼，三两下把他绑了个“老汉看瓜”。

“松开松开，你们吃豹子胆了，敢把老爷我绑住？”侯七想着可能是绑票子的，就先用大话唬。

“你是谁的人？”

“谁的人？我是程守文的人。”

“胡扯淡。”侯七屁股上挨了一脚。“我们才是程司令的人。”知道不是绑票的，侯七这才放了心，不再怕被刀客弄死。他就又胡扯八道：“程司令想得怪周到，怕我摸不着，还派人来接我。”说得一丈深一丈浅的，一个人就又问他：“听口气还不小哩，你和程司令啥关系？”侯七哈哈大笑：“啥关系？说出来吓死你们。走吧，见了程司令你们就知道了。”几人听了，也不明真假，便给他松了绳子，只抓住绳头牵着，一直走进了范村街。

进了程守文的司令部，才解开侯七身上的绳子，揭去了头上蒙的黑布。侯七揉揉眼一看，见是上房，圆圈站着好几个人，手里不是提枪就是掂刀子，对着他侯七。一看这架势，侯七心里先怯了几分，为撑起门面，壮着胆子先笑了几声。因为土匪都不喜欢胆小的人。笑了之后，侯七才说：“这是咋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咱都是永宁老乡，弄这多尿外气吧。”

“妈的，这么毛嫩的娃娃，胆子还怪正。”

顺着话声找去，侯七看见一个老头躺在床上吸大烟。

他猜这就是程守文了。等他坐起来一瞧，长得恁难看。脑袋大得像尿罐，嘴咧得像茅缸沿儿，鼻子像个镢头楔儿，眼球儿像俩玻璃蛋儿。

“收了吧。”程守文命令护兵们，“一个公鸡娃儿，搁不住动刀弄枪的。”

接着是审问。侯七哪里还敢提要钱的话？胡诌一通，说他早就想来投奔程司令，只恨没有进见礼，就设下妙计拐了王鹏举，弄来绝密军事情报献给程司令。说到这里，脱下臭鞋，从鞋底儿里取出来递给程守文。程守文一页页看着，先坐着，然后站起来，看完之后一脚蹬翻了八仙桌：

“好！侯七，我日你祖奶奶了。看不出，你这娃子年纪轻轻还是个干家儿。”

当下就封侯七为洛南抗日工作队队长。

在范村住了五天。第六天头上，程守文就要把侯七派回洛河北岸，让他专门在永宁县城活动。

“程司令，你要想杀我就在咱河南吧，瞎好我也死在咱们人手下，可别让我回河北去了啊！”侯七说。

“你这是啥话？”

侯七哭丧着脸说：“你让我回洛河北去，这不活活把我往死窝里送吗？我咋见王鹏举呢？反正都是不能活，你要发声令，我上吊死了拉倒，也落个囫囵尸首。”

“哈哈哈哈哈。”程守文放声大笑，“你这娃娃，叫你回河北去工作，我老程自有回去的办法。你回去见王鹏举，发展他成为你的工作队员，他不就也抗日了吗？抗战胜利了，你我作证，他王鹏举就没尿一点事。给他一条退路，比给他一把金条都强！”

侯七这才明白，人是人，鳖是鳖，喇叭是铜锅是铁，程守文是个大干家。

从此，侯七就作为程守文的抗日工作队队长活跃在洛河两岸。在河北永宁县城，明里是王鹏举的朋友，暗里是王鹏举的上司。汉奸队保护他，日本鬼子不找他。在永宁县城，他侯七也成了人物，城西放个屁，城东震耳朵。过了几天，把父母也从山里接出来。虽说不上享荣华富贵，细米白面却有得吃。在河南岸，他是抗日工作队队长，百姓们尊敬他，土匪毛儿们也不找他的事儿，还叫他侯队长。吃香的，穿光的，喝辣的。高兴起来胡唱乱吆喝，心烦了嘴一咧，眼一瞪，塑一尊凶神。日子过得倒也快活。没多久在赵村的土桥儿又找了个媳妇，日月就像小麻油拌蜂蜜又香又甜了。

他媳妇叫石榴。石家在土桥儿是大户人家。石榴是侯七的同学石心太的自家妹妹。那天在赵村赶集碰见石心太卖豆

腐汤，吃豆腐吃出了这门亲事。石心太见侯七别着手枪的神气样儿，就想巴结他，情愿出头保媒。开始，石家人还不太情愿，嫌侯家在城东关是小门小户。后来石榴她爹深明大义，一句话定了乾坤：“别的不图，就图这娃子抗日保家卫国上头。”

土桥儿村不大，自古以来却出好看的女子。也算风水所致，发女不发男。这石榴长得更是漂亮，头发黑丁丁，眉毛弯铮铮，脸蛋白得像鸡蛋青儿。看见侯七，头一低，脸一红，两边还有两个喝酒坑儿。侯七早出晚归，石榴端吃端喝，虽不算齐眉举案，却也知热知冷。侯七心里美得如熨斗熨扇子扇，觉得如此逍遥自在，过这一辈子也不枉活了。

日月像树叶一样稠，一片片落下。抗战终于胜利，日本人宣布投降。侯七在永宁县城，一看这架式，觉得好时机终于来到了，把抗日工作队的旗号公开打出来，弄了个大招牌往便衣队的门外一挂，和王鹏举、李五等人便接收抗战胜利的物资。鬼子和汉奸如丧家之犬，也急着把枪交出去，没几天光景，侯七就收缴了几百条枪。

抗战胜利了，程守文要从河南到河北来。为摆威风，派人来找侯七，命令他组织军乐队，联合全城百姓夹道欢迎。王鹏举却劝侯七另起锅灶儿：“侯队长，如今咱人有人，枪有枪，何不重立山头拉一杆队伍，老拱在程守文衣襟下边受气干啥？咱把招兵旗打起来，成立一个团，你就是侯团长。”

扑腾来扑腾去为了啥？如今放着个团长岂有不干之理？侯七当下就拍板定案，成立了永宁保安团，自任团长，封王鹏举当了副团长。当夜把新招牌挂出去，第二天这个由便衣队变成工作队的地方又变成了保安团司令部。

几天工夫，侯七的保安团就弄来百十号人，由王鹏举发枪编队，在县立中学球场操练起来。侯七一边给程守文写信言明

另起新军之意，一边把石榴也搬到了司令部。并且交待石榴：“今后见人不要恁和气。男人面软一世穷，女人面软裤带松。要板脸发脾气，像个团长太太的样儿。”

侯七只想着这一下闯开，沿着团长旅长师长一直往上混，就可以打天下当朱元璋了。哪料想狗咬猪尿脬空欢喜一场，程守文借进城祝贺两厢言好为名，把他请去吃酒，在酒场把侯七又绑住了。

“侯七你听着！”程守文背着手，围着酒桌转来转去，“你来吃酒刚走，我已打发人把王鹏举打死了。李五撵着他姐姐那婊子滚了回去。本来想把你也取了，念起你娃子跟我一场，先存你一条小命在我手心里捏着。嘿嘿，娃娃，你毛嫩哩。”他忽然手拍酒案大喝一声：

“侯团长，爬着出去吧！”

侯七逃出门去，早没有了团长的威风，打天下当朱元璋的好梦也碎了。保安团司令部被砸，石榴也早逃回老城东关，侯七无路可走，也只好顺着城墙根儿回到了东关。敲开自家柴门，挤了进去。全家人见他能囫囵回来，也都长出了一口气。

“算了，别再胡闹了，还是安心做庄稼吧。”妈劝他。

“你就是提篮要饭，我也拄根打狗棍跟着你。”石榴也泪流涟地劝他，“我不怕受苦受累，老怕你出事儿。”

爹也说：“好出门不如赖在家，把心收回来吧。”

家里人说啥话，侯七都不吭声，末了忽然叫起来：“你们都是活几十的人，说那话没有处搁。气可鼓不可泄，胜败乃兵家常事，连这点基本常识都不懂？”

当晚收拾行李，要下洛阳，准备到外边大世界闯荡去。程守文放屁咬牙屎瞪眼，心太狠毒，永宁已非久留之地了。

全家人送他到洛河滩。侯七说：“都别恁灰心，永宁这小洗

脸盆里翻腾不开，我到外边大江大海里准能干出名堂。”

石榴早哭出了声。爹娘也嘱咐他出门在外要自己照应自己。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但，那么好一个团长叫程守文开销了，这口气怎能咽下？侯七到宜阳就给程守文打回一信：“老子三不回家；干不大不回家；不杀你不回家；不死不回家！”

三

从永宁出发到洛阳去，沿途要经过宜阳县，全程也就二百里路光景。坐汽车也就几个小时。旧时不通车，侯七整整跑了三天，把鞋底子磨了俩窟窿，才到达洛阳。住进店里，脱下臭袜子一看，脚上都打了泡。用热水洗洗，疼得他直钻心。

洛阳是九朝古都，历史名城。不管咋说，侯七从伏牛山里来到这花花世界，顿时便感到新鲜。再想想程守文等，又算得什么呢？妈的，自己竟然跟那等山里大王一般见识，太失自己的身份了。

侯七出门时，身上自然带着不少盘缠，初到洛阳，啥都看着新鲜，当然先逛逛，饱饱眼福。看了公园里的猴子，又去看龙门的石佛。人都说能抱住佛爷腿的人有福，将来要有大造化，侯七居然抱住了，心花怒放。到白马寺游玩一回，还卜了一卦，也十分吉利。于是，侯七的情绪又好起来了，那让程守文绑了一绳的倒霉气一扫而光，就又躊躇满志了。

一日行至洛阳东关，看见一幢门楼的石碑上刻着“孔子入周问礼至此”就想人非非。老孔都来洛阳问过礼，可见这洛阳真是个闯人物的地方。心血来潮，捡了一块瓦片，就在碑楼旁

边添上一行小字：“侯七入洛到此一游。”没走多远又想起来，拐回去添上了年月日。他知道这等事马虎不得，一旦将来功名就，发迹坐了天下，这便都能成为圣人古迹被后人传为佳话的。

逛了些日子，那种初到城市的新鲜感渐渐地淡了。盘缠拿的不少，怎奈洛阳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有出路没进路，一点点花完。店家把他请出了门外。侯七又恼起这城里人来。他妈的，洛阳人就知道和钱睡觉，一点也不讲朋友，不给钱竟然不叫吃住。连喝口凉水也要付账，太不像话了。怎比我永宁山里人呢？在永宁，特别在山里，认得不认得，只要张开口，都要打发你吃顿饭的。天黑了还给你找个草屋困觉。然而洛阳没有草屋。洛阳不如永宁呀。

没得饭吃，又没有草屋困觉，侯七只好在街头流浪。他常在戏院门前溜达，戏快唱完时就连忙站在门口，在人群中找熟人，希望能见到同学和老乡，搞碗饭吃。说来也巧，一次他正伸着脖子张望，忽然有人拍了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原来是杨忠信。

“哎呀，真是忠信！”

“侯七，你啥会儿来洛阳了？”

“我来天数多了。”

“住在哪儿？”

“东关。”

“站这儿干啥？”

侯七就趁坡骑驴撒起谎来：“站在这儿干啥？还不是等你。夜里见个老乡，说你要来。我知你好看戏，就来这儿等着。”

老同学见面，分外亲热。杨忠信拉着他就走，上馆子先吃了面。吃着面，侯七又说假话：“带了些盘缠让人给偷走了。妈